



大家小絮

缅怀

■ 张克澄

2017年刚过了12天，就传来李佩阿姨仙逝的噩耗。从去年9月她入院，华光（华罗庚幺子）就和我商量探视的安排，终因怕打扰她的静养而未成行；只是隔三差五电话打探消息，得知她情况每况愈下，心中暗暗神伤，祈祷上苍保佑老人家能一如既往，挺过这关，延年益寿，却终成遗憾。

父母与郭永怀、李佩夫妇早年并不相识，但因钱学森，也因同为中英庚款学生的关系，彼此早就互相知道。密切交往则从他们1956年回国就开始了。郭李夫妇在中关村13楼的住所，恰与父母的至交汪德昭、李慧年家是同一门洞上下楼。父母与汪李及钱学森、蒋英因同为师大附中校友的关系，来往密切。有此地利之便，加上郭永怀在清华力学班的工作，访汪时，父母也常常顺便与楼上的郭永怀分别讨论力学班及空气动力学方面的问题。郭永怀牺牲后，父母每次去13楼汪家，也会到楼上看望李佩。

直到汪家搬去南边新楼，这种探访才渐渐少了。因年纪尚小，我那时只是跟在父母身后，怯生生叫声郭伯伯郭伯母而已，谈不上什么个人交往，与他们女儿郭芹则因那个年代男生女生之分，几无来往。

母亲的导师、号称现代流体力学之父的普朗特著有《流体力学概论》，被学术界视为经典。钱学森、周培源、郭永怀和母亲都认为有必要将其翻译成中文出版。经大家商量，由郭永怀负责从英文版翻译。此事刚刚开了个头，郭永怀就不幸牺牲，母亲不得已接手。为了翻译质量，又要参考德文原版，工作量巨大。母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心梗差点赴黄泉，经长时间休养好不容易恢复工



作，但血管逐渐硬化，脑硬化更是达到最高的三度。医生警告她，不能用脑，不可看书看报，甚至连电视也不能看！母亲说，什么也不让我干不让我看，我岂不是成了废人了？除了等死什么也不干，那还活着干什么？她忍着头痛心痛，每天坚持上下午各至少两小时翻译。半年下来再去检查，脑硬化降成二度了！医生夸母亲保养得好，母亲得意地告诉医生，就是因为没听你们的，我坚持看书工

作，才降下来的，说明生命在于运动，不能消极等死呀。说得医生连连点头称是。

历经数年努力，该书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完成出版。母亲得到稿费四千元，还要扣税。母亲争辩，说翻译这书花了这么多年，你们按最后一年收税，太不合理了。人家拿规定给她看，说就是按出版时的稿费收税，没有例外。扣完税，母亲马上给李佩送去800元，说是郭永怀的那份。李佩再三推辞，母亲坚持。李佩后来多次提起此事，在北航纪念母亲一百周年诞辰的座谈会上，又特别着重地把故事说给大家听。

父亲走后，我常约上华光去看望李佩，听她讲父辈的故

事，百听不厌。有时在李佩、李慧年和何泽慧三位老太太之间当通讯员，帮他们传话送物，使几位九十上下的老人解决相思又难以见面之苦。上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的关照下建立的中关村糕点部制作的西点，是老人们的最爱。每次探望，松花蛋糕、蝴蝶酥和苹果派总是大受欢迎。

父亲在时，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天津看望回南开定居的陈省身夫妇。见面第一件事，便是递上专程买来刚出锅的天福号酱肘子。陈是美食家，对世界各地美食颇有研究；他们聊天除了科技方面的新人旧事，探讨美食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父亲走了，我继承了这个任务，

每次回国前，必去买上糖尿病患者也可吃的 See's Candy特制花生糖，再加上刚出锅的天福号酱肘子，去天津献宝。有一回陈省身遗憾地跟我说，回国定居，他们把旧金山湾区家里的东西都留下了，包括齐白石的画什么的，他都不在乎；唯有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给他定做的那把刻有他名字的木圈椅，没有一颗钉子，连诺贝尔奖得主都没有。想带回来，飞机不给托运，问我能不能想个办法给运回来？我听后就留了个心。没多久，湾区朋友黄伟要搬回国，用集装箱运家具，我赶紧联络陈伯伯，去他家取了这把椅子，真给运回来了。

姜泗长的老三姜宪有辆大



李佩和研究生院师生合影

车，我们就商量择日给老人家送去。李佩听我说起要去天津送椅子，马上问是不是开车去？得到肯定回答，她表示要一起去看看陈，原来她跟陈夫人郑士宁是要好同学。

顾虑到毕竟是九十上下的老人了，怕陈省身太伤感，话题在郑士宁离世的前后只接触了一下，大家聊的大多是往事。吃午饭时，为了转换稍显沉重的话题，我想起最近听来的据说是侯宝林考华罗庚的故事，就问陈想不想听？陈大感兴趣。我便介绍，第一道题：1加1等于几？陈沉思了足有一分钟，才开口：那要看等于是怎么定义的了。等了片刻，我问，您想知道正确答案吗？陈答“想”。此时我看了一眼坐在我右手的李佩，她也流露出期待的眼神。等我说出“2”时，陈一愣，“嗯”了一声。我又问了第二道题：1加1什么时候不等于2？陈的回答更让我想不到了：那更要看等于是怎么定义的了。等了更长时间，我又问，您想知道这个题的正确答案吗？陈又答“想啊”，听我说出“算错的时候”，陈大师长长地“嗯”了一声，李佩则拍了我肩膀一下，说“你这孩子”！

回程，李佩问我怎么想起这么个题目，拿老人开心？我解释说不是的，此题乃一北大教授告知的传闻。他特别说明，此题在一般人，并没什么，绝大多数会回答“2”和“算错的

时候”；要是拿去问数学家，往往会想得很复杂、很深奥，会有出人意料的答案。我是想验证一下是不是如此；没想到真的越是大科学家越把问题往复杂里想，真有点意思。李佩听我这么一说，倒也释然了，还引申说，他们整天研究的都是世界难题，绝想不到你们问的问题是小孩子的智力游戏。要是拿这问题去问钱学森华罗庚，没准也是这个结果？

我把这故事讲给华光听，他颇为同意。读者诸君若是不信，不妨与身边数学家一试。

此行的另一收获是发现李佩也是美食家。陈省身家厨师做的鱼，两人评论起来头头是道，由此鱼说到彼鱼，从怎么挑，进而怎么做，整个一套吃鱼经，听得我津津有味。跟电视剧《走向共和》开头李鸿章吃鱼那一套，应该有得一拼。

自此，华光和我再去看李佩时，除了问问题，听她讲老科学家的古，又多了个吃饭的节目。她点的菜，多是清淡精致的南方菜，三言两语的点评，常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她与“三钱”都相熟，尤其是钱学森和钱伟长，在CalTech时有过一段密切交往的经历。当时年轻的中国知识精英在美国是怎样读书生活的，这些没能从父母口中听到的故事，被李佩娓娓道来，听在我



20世纪40年代的李佩

们后生晚辈耳中，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李佩90岁以后，我们就开始为她庆生。开始只是华光和我与丹丹，后来钱永刚、周如苹、钱民协和柳怀祖也加入过。

2012年那次比较特殊。清华校友总会郭櫟出面在清华丙所，胡和平、郑哲敏和张涵信及我们一帮晚辈参加，挺热闹，老人非常高兴，说了不少话，照了相，《清华校友通讯》还发了消息。

李佩曾告诉我们，她生日其实是1919年12月19日。为了读书，虚报成1917，后来将错就错，没再改回来。照此推算的话，老人家应该是98岁头上走了。

李佩阿姨人走了，但她的形象，将长留我心。
七